

一岁的小鹿

玛·金·罗琳斯著



1712.84/1

一 岁 的 小 鹿

〔美〕玛·金·罗琳斯著

李俚民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Marjorie Kinnan Rawlings

The Yearling

责任编辑：谢素台

封面设计：秦 龙

一岁的小鹿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字数 305,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6 插页 3

1980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0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85,000

书号 10208·40

定价 1.20 元

目 次

第一章	小水车	1
第二章	裘弟的家	18
第三章	老缺趾	25
第四章	可惜枪走了火	33
第五章	裘弟的好朋友	51
第六章	大嚼一顿	60
第七章	一桩好交易	66
第八章	归途的收获	80
第九章	大四穴	86
第十章	钓到一尾大鲈鱼	99
第十一章	小鹿呦呦地叫了	111
第十二章	拔拳相助	140
第十三章	三个伤兵	153
第十四章	响尾蛇	160
第十五章	是我呀，小鹿	185
第十六章	黑夜猎狐	208
第十七章	愿你赐给他几只红鸟	226
第十八章	裘弟的怀念	250

第十九章	暴风雨	257
第二十章	长途踏勘觅兽踪	280
第二十一章	丛莽浩劫	310
第二十二章	老缺趾又来挑衅	318
第二十三章	饿狼夜袭	327
第二十四章	活捉了十只小熊	341
第二十五章	准备过佳节	367
第二十六章	老缺趾躬逢盛会	388
第二十七章	气走了奥利佛一家	436
第二十八章	孤寂的狼	439
第二十九章	踏坏了烟苗	446
第三十章	春耕的悲剧	452
第三十一章	跃过最高的木栅	460
第三十二章	水汪汪的眼睛看着他	473
第三十三章	别了，童年	482
译后记		503

第一章 小水车

一缕笔直的轻烟从茅屋的烟囱里升起。在烟刚离开红泥烟囱时，象是蓝色的；但当它冉冉升入四月的蔚蓝色天空时，就不再是蓝色而是灰色的了。裘弟这孩子望着它，思索着。厨房里的炉火正在熄灭下去。他的妈妈在收拾午饭后的锅子和盘碟。今天是礼拜五。他妈妈照例要用荞麦草扎成的扫帚扫地，接着，如果裘弟运气好的话，她还要用玉米壳做成的刷子擦地板。只要她一动手擦地板，那末，不等他跑到银谷，她是不会想起他的。裘弟站了一会儿，扶正了搁在他肩上的锄头。

倘若他眼前没有这些未经锄草的成列的玉米嫩秆，垦地本身倒是令人赏心悦目的。成群的野蜂已发现了前门旁边那棵楝树。它们正贪婪地钻到那淡紫色的娇弱的花簇中去，仿佛这丛林中再没有其它的花一般；似乎，它们已忘掉了三月的黄色的茉莉花，更忘了将在五月盛开的香月桂花与木兰花。裘弟忽然想起，跟着那躯体金黑相间、疾飞得象一条线也似的蜂群，也许可以找到满贮着琥珀色的蜂蜜的、一棵野蜂做窝的树。过冬的蔗糖浆早已吃光了，果子冻也剩不了多少；找到一棵野蜂做窝的树，要比锄草有价值得

多，玉米耽搁一天再锄也不碍事。这一下午充满了暖洋洋的春意，它深深地钻进裘弟的心中，就象野蜂钻到楝花的花心中去一般，以致他觉得必须越过垦地，穿过松林，沿着大路直跑到那条奔流不息的小溪边去，因为野蜂做窝的树大都是离水不远的。

他把锄头靠在用劈开的树干扎成的围栅上，沿着那片玉米地走去，直到他看不见小屋为止。他双手一撑，纵身跳过了围栅。猎狗老裘利亚已跟着他爸爸的运货大车上葛拉汉姆斯维尔去了。但是哈叭狗列泼和新来的杂种狗潘克，看到了他跳越栅栏的身影，一齐向他跑了过来。列泼的吠叫声很低沉，那小杂种狗的吠叫声却是又高又尖。当它们认出了他时，就乞怜似地摇起它们的短尾巴来。他把它们赶回了围场。它们也就只好在后面漠然地望着他。他想，这真是一对糟糕的家伙，除了追赶、捕捉和咬死猎物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别的长处了。而它们呢，除了早晚间他把盛着食物渣滓的狗食盆端来时，对他也是不感兴趣的。老裘利亚很会亲近人，可是老掉了牙的它只对他爸爸贝尼·巴克斯特一个人表示忠诚。裘弟曾竭力想讨得裘利亚的欢心，可是老猎狗对他毫不理睬。

他爸爸告诉过他：“十年前，你们两个都是小家伙。你才两岁，它也还是只狗娃娃。有一次你无意间弄伤了这个小东西。以后它就不再信任你了。猎狗往往就是这种样子。”

裘弟绕着棚屋和饲槽转了一圈，接着就向南抄近路穿过了一片黑橡林。他希望有一只象赫妥婆婆养着的那样的

狗。那是一只会玩小把戏的卷毛白狗。当赫妥婆婆笑得浑身颤动、乐不可支的时候，那狗就跳上她的裙兜，去舐她的脸，同时摇着它那毛茸茸的尾巴，好象在和她一起笑。裘弟喜欢有一样属于他自己的宠物，能够舐他的脸，而且能跟着他，就象老裘利亚追随他爸爸一样。他折入那条沙石路向东跑了起来。到银谷虽然有两哩路，但裘弟觉得他似乎可以永远跑下去。他觉得两腿并不象锄地时那么酸痛。他逐渐放慢了步子，以延长在路上逗留的时间。他已经跑过了那些高大的松树，而且把它们抛到后面去了。丛林从两边迫近了他现在走着的地方，密密层层沙松^①象墙一样紧夹着这条路。每一棵是那樣的细，在孩子看来，简直可以直接用来作引火柴。路，爬上了一个斜坡，他在坡顶停了下来。四月的天空，好象被嵌入了由黄褐色的沙地和苍松构成的画框。它蓝得象裘弟身上用赫妥婆婆的靛青染的土布衬衣。一些象棉桃似的小云朵在那儿静静地浮着。当他注视着天空时，阳光隐没了一会儿，于是云朵转成了灰色。

“黄昏前要下毛毛雨了。”他想。

下坡路使他不由自主地跑了起来。他已来到了满铺着细沙的去银谷的路。沥青花、链木丛与火莓子到处盛开着。他放慢速度走了起来，这样，他可以经过那些千姿百态的植物，一棵树接着一棵树，一丛灌木接着一丛灌木，每一种都显得又新奇又熟悉。他来到了那棵他曾在树干上刻上了野

① 沙松是松树的一种。树皮平滑，松叶对称，松果成纺锤状，产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及阿拉巴马州沿海一带。

猫脸的木兰树跟前。这木兰树的生长就是近旁有水的标记。他很奇怪，为什么同样是泥土和雨水，在丛林地上长着的是瘦瘠的松树，而在小溪、河流和湖泊的近旁，却长着高大的木兰树。狗到处总是一样的，牛啦，骡子啦，马啦，也是一样的；唯独树就不同，不同的地方就有不一样的树。

“想必是因为它们不能移动，”他下了结论，“它们只能吃它们下面泥土里的东西。”

路的东坡突然倾斜了下去。它在他脚下陡然跌落了二十呎光景，直通泉边。坡岸上密密地长满了木兰树、沼地月桂、香胶树和灰皮的槐树。他在凉快而幽暗的树荫下走向泉水。一阵突发的愉快感觉攫住了他。这真是个隐蔽而又可爱的地方啊。

一泓象井水一般清冽的泉水，也不知是从沙地的什么地方涌出来的，正在噗噗地往外冒泡。坡岸好似用它翠绿色的、枝叶茂盛的双手，捧着这泓泉水。水从沙土里升起的地方有一个漩涡。沙粒在里面上下翻滚着。越过泉岸，一道主源正在更高的地方潺潺作声，它在白色的石灰岩中打开一条通道，然后急速地冲下山岗，形成了一道溪流。这条溪连接着乔治湖，乔治湖又是圣约翰河的一部分，而浩浩荡荡的圣约翰河又朝北流入了大海。观察着大海的源头，使裘弟多么兴奋啊！不错，大海还有其它源头，但是这一个却是他自己的。他高兴地想到，除了那些寻水解渴的鸟兽和他自己之外，再也没有人到过这里了。

这一阵子漫游使他热了起来。幽暗的山谷好似伸出它

凉快的手掌在抚摸着。他卷起了蓝斜纹布裤腿，抬起他的肮脏光脚丫子，一步步走进了那泓浅浅的泉水。他的脚趾已陷进沙里去了。细沙从他的脚趾缝中软绵绵地挤出来，盖上了他瘦削的脚踝。水是那样的冷，一瞬间，皮肤就象火灼一般。然后，泉水冲过他精瘦的小腿，发出了淙淙的响声，使他感到通体舒畅。他上上下下地涉着水，尝试着把他的大脚趾伸到他碰到的那些光滑的岩石下面去。一群柳条鱼在他前面一闪，向下面逐渐宽阔的溪流中游去。他穿行在浅水里追逐着它们。突然，它们一下子不见了，好象它们从来没有存在过一般。于是，他蹲到一棵树根大部裸露而且悬空的老榉树下面去，那儿有一个深潭。他想，那群柳条鱼也许还会在潭水中出现；可是只有一只溪蛙从泥浆里挣扎了出来，它瞪视着他，突然惊恐地抖动着，一下子潜到那半浸在水中的树根底下去了。他不禁笑了起来。

“我不是浣熊，我不会来捉你的。”他在它后面叫道。一阵微风拉开了他头上枝叶的帷幕。阳光透过来，照到他的头和肩膀上。当他那生着硬茧的双脚感到寒冷时，头上暖和和的是很舒服的。微风消失了，阳光不再照到他身上。他涉水走上对岸，植物在那儿生得比较稀疏。一棵矮矮的扇棕榈的叶子刷了他一下。这提醒了他：他的衣袋里搁着一柄小刀，而且远自去年圣诞节起，他就曾计划给自己制作一架玩具小水车。

他从来不曾单独制作过一架。赫妥婆婆的儿子奥利佛，每逢从海外回家时，总是做一架小水车给他玩。于是，他开

始聚精会神地工作，皱着眉头，竭力回忆能使水车平滑旋转的确切角度。他割了两根桠枝，把它们削成一对同样大小的形状象字母“Y”那样的支架。他记得，奥利佛对制作那根又圆又光滑的轮轴是非常讲究的。一株野樱桃树生长在溪岸的半坡上。他爬了上去，割下一段象上过漆的铅笔一样光滑溜直的小枝条。他挑选了一张扇棕榈叶，从中割取一对一时宽四吋长的纤维坚韧的叶片。他在每条叶片中间开了一道纵向的缝，使它的宽度刚好能容樱桃枝插入。棕榈叶的小叶片一定要保持一定的角度，就象磨坊风车的长臂一般。他小心地调整了它们的角度。他还得把那对“Y”形的桠枝分开来，使它们几乎和那根樱桃枝轮轴一般宽，深深地把它们插到泉水下方几码远的小溪流沙地里去。

水虽然只有几吋深，但它流得很急而且稳稳地流个不停。这架棕榈叶制成的小水车的轮叶，必须刚好触及水面。他试验着合适的深度，直到自己满意为止。然后，他把那带有叶片的樱桃树枝轮轴放到那两个Y叉上。它挂着不动。他急切地把它转动了一下，使它能在Y叉的缺口中更加服贴。轮轴开始转动了。湍流捉住了柔弱的棕榈叶片的边缘。当这一片升起来离开水面时，轴的转动使那有角度的第二片轮叶的边缘也接触了溪流。那小小的轮叶上来又下去，一圈又一圈地转动。小轮子转个不停。小水车开始工作了。它象林恩镇上带动磨玉米机的那架大水车一般，奏出了轻松的旋律。

裘弟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趴在溪畔芦苇丛生的沙滩

上，沉湎在那转动的魔法中了。升上来，翻个身，落下去；升上来，翻个身，落下去——小水车真迷人啊！噗噗冒泡的泉水永远不停地从沙地里往上涌，那涓涓细流也永远无穷无尽。这泓泉水是流入海洋的水流的源头。除非树叶飘落，或者被松鼠折断的香月桂树枝掉下来，阻塞了那脆弱的轮叶，这架小水车将永远转动下去。即使他成了大人，有他爸爸那么一把年纪的时候，这架小水车也没有理由不象他开始架设时那样不断地噗噗转动下去。

他挪开了一块顶着他的瘦棱棱的肋骨的尖石块，然后稍微挖了一下，掏出一个可以容纳他自己的肩膀和臀部的沙窝来。他伸出一条手臂，将头枕在上面。一道温暖的、淡淡的阳光，象一幅光亮斑驳的被子覆盖在他身上。他沐浴在阳光和细沙里，懒洋洋地观察着那转动不停的小水车。水车的动作是催眠的。他的眼睑随着棕榈叶片的起落而微微颤动。银色的水珠，从轮叶上飞溅开来，乍一看，就象一道流星的尾巴。水发出了一阵阵象许多小猫正在舐食的声音。一只雨蛙咯咯地唱了一阵，又沉默了。一霎时，他觉得自己好象悬挂在柔软的扫帚草的绒毛堆成的高耸的溪岸边缘上，而且雨蛙和小水车溅出来的流星尾巴似的水珠，也和他悬挂在一起。可是他没有从高岸的边缘上跌落，而是深深地沉到那柔软的扫帚草的绒毛堆中去了。接着，那白云成簇的蓝天向他压了下来。他睡着了。

当他醒来时，他以为自己不在溪岸旁，而是在另外一个什么地方。他象是置身于另一个世界，因此恍惚之间，他以

为自己还在做梦呢。太阳隐没了，周围的光与阴影也消失了。老榭树的黑色树干不见了；那光泽葱翠的木兰树叶也不见了；在那道从野樱桃枝叶间筛下来的阳光所及的地方，那些镶着金色花边的图案也不见了。整个世界是一片柔和的灰色。他躺在一片象从飞瀑中迸溅出来的云烟那么细微的雨雾之中。雾使他的皮肤发痒，但并不湿，使他觉得又温暖又凉快。他翻过身仰卧着，望着那象野鸽子柔软的灰色胸脯般的天空。

他躺着，象一棵幼苗似地吸收着那濛濛的细雨。最后，当他脸上湿了，衬衫也湿透了，他才离开了他的沙窝。他站了一会儿。他睡着的时候一只鹿曾经来到溪边。一串新鲜的足迹，从东岸下来直到水边。那是尖尖的小巧的母鹿的足迹。它们深深地陷进了沙地。因此，他知道这是一只相当大的老母鹿。也许它肚子里还沉甸甸地怀着小鹿呢。它没有看见他睡在那儿，于是它下来痛饮过溪水了。但接着它嗅到了他的气味。在它受惊打转的沙地上，有它拖蹄行走的混乱痕迹。对岸向上走过的足迹，后面都拖着长长的遭到践踏的条纹。也许，在它嗅到他之前还未饮过水，就转过身来，把沙土踢得高高的飞快地逃跑了。他希望它现在不渴，而且也不是钻在矮树丛中干瞪着它那对大眼睛。

他又向周围寻找别的足迹。好几只松鼠曾经沿着溪岸上下蹦蹿，它们常常是大胆的。一只浣熊也到这儿来过，沙地上留下了它那象留着长指甲的人手一般的足迹。但他不能确定它最近什么时候来过。只有他爸爸才能确切地告诉

他那些野东西经过的时间。而他只能断定那头母鹿确实来过，而且已经吓跑了。他又回到小水车旁边。它正在那儿稳稳地旋转，好象它一向就在那儿似的。棕榈叶制成的轮叶虽然脆弱，却无畏地显示着它的力量，噗噗地抵抗着那涓涓细流。它们由于雨雾的濡湿，正在发亮。

裘弟望了望天空。他在一片灰雾中，说不出这是一天的什么时候，也说不出他究竟睡了多久。他纵身上了西岸。在那儿，长着光滑冬青的开阔平地毫无阻碍地伸展着。正当他站在那里为去留而踌躇的时候，细雨就象它开始时那样悄悄地停了。一阵微风从西南方轻轻吹来。太阳出来了。云块卷集在一起，变成巨大的白色的正在翻滚着的羽毛长枕垫。一道拱形的彩虹横跨东方，它是这样的可爱，这样的绚丽多彩，以致裘弟想，只要看到它，就会使人心花怒放。大地苍翠，碧空如洗，它们被雨后的夕照染成一片金黄。所有的树木、青草和灌木丛都沾满了雨珠，闪闪发光。

一股喜悦的热流在他心里沸腾，就象那道潺潺不息的溪水那么不可抗拒。他伸开双臂，使它们与肩头齐平，就象一只展翅欲飞的蛇鹈。他开始在原地打转，越转越快，直到他那狂喜的热流转成漩涡。当他感到自己就要爆炸的时候，他感到一阵晕眩，闭上眼睛，倒在地上，直挺挺地躺在扫帚草丛中了。大地在他下面旋转，而且带着他一起旋转。他睁开了眼睛。在他上面，蔚蓝色的四月的天空和棉花似的白云在旋转。男孩、大地、树木和天空浑然交织成一体。旋转停止了，他的头脑清醒了，他站了起来。他觉得头重脚

轻，但是心里觉得非常轻松。而且这一个四月天，就象别的普通日子一般，还会再次降临的。

他转过身来朝家里飞奔。他深深地呼吸着松林中湿润芳香的空气。原来疏松陷脚的沙地，已被雨淋结实了。归途是舒畅的。当环绕着巴克斯特垦地的那片红松在望时，太阳快要落下去了。只见一棵棵红松正在金红色的西方天空的衬托下，黑巍巍地耸立着。他听到了鸡群咯咯叫唤和争吵的声音，知道它们一定刚刚喂过。他拐进了垦地。久经风雨的灰色围栅在明媚的春光中发亮。浓浓的炊烟袅袅地从那用枝条与红泥砌成的烟囱里升起。在炉灶上，晚饭大概早已准备好了，烤炉里的面包也大概早已烤熟了。他希望他的爸爸还没有从葛拉汉姆斯维尔回来。这是他第一次想到，当他爸爸不在家的时候，他也许是不应该离开的。如果他妈妈需要木柴，她一定会发怒。即使他爸爸也会微微摇着头说：“这孩子……”但是，他听到了老凯撒打响鼻的声音，知道他爸爸已先他到家了。

垦地里充满了欢快的喧闹声。马在门前低声嘶鸣，小牛犊在牛栏里哞哞叫唤，母牛在一旁应和着它。鸡群抓刨着泥土咯咯地叫着。那几条狗也为着黄昏的那顿食物吠上几声。饥饿后的饱餐是多么惬意啊。家畜们都怀着确信和希望，在急切地等待着。冬季的末尾，它们都瘦了。谷物和草料不足，干扁豆也一样的匮乏。但是现在是四月，牧场绿了，牧草肥嫩多汁，连小鸡都津津有味地去啄食小草的嫩尖。狗儿们在黄昏前找到了一窝小兔子。经过这样一顿美

味的饱餐，巴克斯特家餐桌上的残肴碎骨，对它们来说，已经不怎么感兴趣了。裘弟看见老裘利亚躺在货车下，显然是由于跑了几哩路而精疲力竭了。他推开了尖顶板条钉成的前栅栏门，去找他爸爸。

贝尼·巴克斯特在木柴堆旁。他还是穿着那件结婚时穿的黑呢外套。现在，他在上教堂或者外出做交易时穿着它，以表示体面。外套的袖子显得太短了，但这并非是因为贝尼长高了，而是由于经过好几年的夏季潮湿和熨斗的反复熨烫，使衣料收缩了。裘弟看见他爸爸那双与身子不相称的大手，抱起了一大捆木柴。他正穿着他的礼服在做裘弟的事哩。裘弟跑了上去。

“让我来，爸。”

现在，他希望他的殷勤能掩盖他的失职。他爸爸直起了身子。

“我几乎以为你走丢了，孩子。”他说。

“我上银谷去了。”

“这正是上那儿去的好天，”贝尼说。“上哪儿去都不错。可是你怎么会想起去那么远的地方？”

要记起他为什么去那儿是困难的，似乎这已经是一年前的事情了。他不得不逐步追溯到他当时搁下锄头的一刹那。

“啊，”他现在想起来了。“我想跟着蜜蜂去找到一棵它们做窝的树。”

“你找到了吗？”

裘弟茫然地瞪视着。

“真倒霉，我忘了去找它，直到现在才想起来。”

忽然，他觉得自己象一只被人家发现在追逐田鼠的猎禽狗那么愚蠢。他害臊地望着他的爸爸。他爸爸的那对淡蓝色的眼睛在闪烁着。

“说老实话，裘弟，”他说。“鬼才害臊呐。找蜜蜂做窝的树，怕是一个很好的游逛借口吧？”

裘弟不禁咧嘴笑了。

“游逛的念头，”他承认道。“在我想去找蜜蜂做窝的树之前就有了。”

“这就是我所估计到的。我怎么会想到的呢？那是当我赶车去葛拉汉姆斯维尔的时候，当时我就曾暗自念叨着：‘现在裘弟在那儿锄地，可是他不会锄得太久的。如果我是孩子，这么好的春天，我会怎么样呢？’接着我就想，‘我非得去逛逛不可。无论什么地方，直玩到天黑。’”

裘弟感到一阵温暖，但这并不是由于那金色的夕阳。裘弟点了点头。

“我确实是这样想的。”他说。

“但是现在你妈，”贝尼朝屋子摆了一下头。“她是不会赞成游逛的。大多数娘儿们，毕生不能懂得，男人是多么的爱逛啊。我是永远不会泄露你离开过这儿的。如果她说：‘裘弟上哪儿去了？’我就说：‘噢，我想他在附近什么地方吧。’”

他朝裘弟眨了眨眼，裘弟也回眨了一下。